

David Turner 博士，马太福音

第 1A 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简介：起源、正典性、结构

欢迎来到马太福音课程。我是大卫·特纳，这是第一讲A。这是这卷福音书的第一讲。当你学习所有磁带时，你需要一些补充材料，这些材料你应该从神学院获得。课程中包含补充材料和大纲，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大部分课程都去听。他们有一些补充材料，可以帮助你跟上课程，并希望你能自己研读这本精彩的书。

这是第一讲A，我们讲的是一些入门知识。内容可能不是最精彩的，但对理解马太福音的背景还是有帮助的。请继续阅读第三页。如有需要，请在此页做笔记。

马太福音的起源。马太福音的起源不易确定，因为它是匿名马太福音吗？与其他三本福音书一样，人们只能对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读者和背景进行有根据的猜测。这种猜测并非通过研究书卷、语法、句法、文学风格，以及通过字里行间的研究其独特主题而形成的假设。因此，通过研究教父传统，即早期教父的传统以及类似的研究途径，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些传统一致认定马太福音是第一部福音书，这与现代思想在这方面的观点相悖。马太福音是由使徒马太所写。

好吧，我们来思考一下作者是谁。虽然马太福音是匿名的，但显然它确实是在公元二世纪前二十五年由一位抄写员写成的，献给使徒马太。我使用这个词时，指的是“当时临近”。我用它来表达的意思和大多数人说“公元”或“里程碑”时的意思相同。“公元”与“当时”押韵，意思是“当时”，始于耶稣时代，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生活在公元。

因此，马太福音被归于使徒马太，他是公元二世纪前二十五年的作者。著名的古代抄本中也有归于使徒的书名。马太是教父，传统同意这种描述，例如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3.39 引用了二世纪初的帕皮亚，优西比乌斯引用了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614 克莱门特来自三世纪初。优西比乌斯和他的《教会史》6.25.4 引用的奥利金指出奥利金来自三世纪中叶。所有这些人，帕皮亚、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和奥利金，都肯定使徒马太是第一部福音书的作者。

爱任纽在公元二世纪末的言论与优西比乌的观点相符。这则四世纪的补充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这种影响在耶路撒冷也同样存在。是的，杰罗姆也认为，教父传统认为马太福音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这一非凡事实将在稍后关于正典性和文本历史的注释中讨论。

撇开教父的证词不谈，大多数学者受马太福音犹太教倾向的影响，认为其作者是一位犹太裔基督徒，或许“基督徒犹太人”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更为准确。但也存在少数观点，认为马太福音中犹太教的元素是一位非犹太裔作者为了反犹太主义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但确实有人持有这种观点。

现在，该说说这本书的成书日期了。教会中很可能存在对马太福音的暗示。伊格内修斯神父生活在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在公元二世纪初的教父文献《十二使徒遗训》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些早期的暗示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帕皮亚的证词相结合。由此可以明确，马太福音在二世纪初就已广为人知。这一转变必然最迟在公元一世纪写就了福音书。目前的共识基于马可福音和福音书关系的优先性观点，将马太福音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八九十年代。在某些情况下，今年即将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太福音24-25章构成了耶路撒冷被毁事件后的预言。

写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不好意思，公元70年，这是耶稣口中说错的。但有人认为，耶路撒冷被毁后，从雅姆尼亚发展起来的教会的情况，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接受教父对使徒作者日期的证词，那么可能需要更早地说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像我一样把马太福音24-25章当作耶稣的真实传统而不是事后的预言时，才有必要把福音书的日期定在70年之后。因此，如果有人不相信马太福音依赖于马可福音，而我却不相信。还有一个理由支持较早的日期。有些值得注意的学者赞成马太福音的写作时间在公元70年之前，其中包括克雷格·布隆伯格、唐·卡森、罗伯特·冈德里、格哈德·迈耶、博·赖卡和JAT罗宾逊等学者，但总而言之，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日期并没有武断的看法。

现在来看看马太福音的接受者和事件。马太福音的特点。应验公式、希伯来圣经的引文，以及他对耶稣的介绍，他来是为了摧毁律法和先知，但是为了实现律法和先知，这些只是每个马太福音学生都必须对这些福音书接受者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得出某种结论的两个原因。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一些人确信马太的社区。包含许多外邦人，并且已经与犹太教堂分离，Gundry 和 Stanton 得出这个结论。其他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马太的社区主要是犹太人，并且仍然与犹太教堂保持联系，例如 Harrington、Overman、Salvareny、Seagal 和 Sym。

也有人持中间立场。反对者认为，只有将马太福音置于陷入困境的少数群体——也就是马太的族人——的背景之下，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马太福音。这些人正处于脱离犹太会堂的过程中，而耶稣攻击的正是这些人。哈格纳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

本课程采用了马太福音的社群仍然与犹太会堂联系的观点。像奥弗曼·萨尔维拉尼（Overman Salverany）和西姆（Sym）这样的学者已经论证并最终证实了我的观点，而对这一观点最为清晰、一致的注释，或许是WD·戴维斯（W.D. Davies）和戴尔·艾利森（Dale Allison）合著的三卷巨著，属于《国际评论注释》（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系列。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研究马太福音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已有许多系列作品被提出，但马太福音团体的所在地很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许多人认为是安提阿城，但也有人认为是推罗或西顿，基尔帕特里克、加利利、奥弗曼，甚至约旦河外的佩拉，一个名叫斯林格兰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令人欣慰的是，理解这本书的信息并不依赖于了解其最初接收者的位置。

当然，福音书的写作时机和目的在书中并未明确提及，只能通过从马太福音中推断出的假设来大致推测。假设读者像我一样是一个基督教犹太教群体，那么这个群体显然需要了解耶稣——弥赛亚——的生平如何应验了希伯来圣经的预言。

耶稣的教导如何诠释摩西五经（5:17）以及堕落。这个群体还需要知道为什么根深蒂固的非基督教犹太领袖不再被追随（第23章）。

显然，这个群体也需要拓展对“外邦人宣教”一词的理解。马太福音经常以正面的视角描绘外邦人，例如在耶稣的家谱中（1:3、5、6）提到外邦妇女，并在8:10、15:28和27:54强调外邦人的面容。

叙述中的这些细节为读者做好了准备，迎接高潮：教会团体将耶稣的信息传遍万国（28:19）。接下来的讨论是马修斯神学的重点，它对福音的最初目的提供了额外的启示。

现在我们继续探讨正典性和历史问题，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二个主要议题，在第1A讲中，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帕皮亚的证词。马太福音文本史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保留其内容。奥利金是闪族文本，后来才被翻译成我们现在使用的希腊语，马太福音的教父资料也持有这种观点。我在之前关于作者身份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过。最早的文本是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33.39.16，其中引用了帕皮亚的证词，大意是马太福音收集了关于耶稣的希伯来语神谕。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对其进行了解释。

乍一看，帕皮亚斯。请恕我直言，尤西比乌斯，乍一看，引用帕皮亚斯似乎是在说，马太福音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后来的人，也许是从希伯来语原文翻译过来的，把它译成了我们的希腊文福音书。现在，希腊文版的马太福音读起来不像是希伯来语原文的译本。有人认为马太既写了福音书，又写了希腊文福音书。另一些人认为，帕皮亚斯是耶稣的神谕或格言，现代资料来源批评家称之为“你”，甚至是耶稣的讲道，这些讲道可以在我们的希腊文马太福音中找到。

但似乎没有抄本转换的例子。这说明了一些所谓的希伯来语。帕皮亚提到马太福音的原因包括这些以及其他原因，例如冈德里（Gundry）。

有人提出，在我的希伯来语方言中，“我的希伯来语方言”一词实际上并非指希伯来语，而是指一种写作风格或修辞风格。而当它被虔诚地解读时，每个人都会认为它并非指翻译。但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解读。如果是这样，那么帕皮亚就认为马太福音的写作风格是犹太式的，而后来的人也尽其所能地诠释了这种犹太式的写作风格。

也许马修斯的家谱和对形式的强调等特征表明了他的犹太作曲风格。

就希腊手抄本而言，马太福音的文本历史以大量的手抄本为例证，其中有 20 多种安色尔抄本，其中包含马太福音的完整或几乎完整的文本，其中包括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缩写为 Alephe 和 B），以及抄本 C、D & W、西格玛抄本，其他的有 0211、l、k、m、uv、Delta Beta、Pi 和 Omega。

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其他抄本包含《马太福音》的部分内容，包括 P 64、P 67、P 77、P 1、P 45、P 53、P 70 等等。这些抄本比安色尔字体抄本略早，只是略有提及。除了这些纸莎草纸和未封印的抄本外，其他抄本的残缺程度也更高。因此，有数百个微小的转写证明了这项技术的存在。当然，《马太福音》在教父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并经常用于教会的经课中，早期的基督徒还将其翻译成其他早期版本。因此，在《马太福音》的文本历史中，有大量可用的抄本。

就马太福音的正典性而言，它是早期教会最受欢迎的福音书。在正统派中，无论是在教会的东部还是西部，其正典性都毋庸置疑。然而，在公元二世纪中叶，异端马吉安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一种正典，其中既不包括马太福音，更遑论旧约、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和一般书信。马吉安主张一种诺斯替二元论，认为旧约和新约是两位不同神的启示。因此，马太坚持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在马吉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马吉安只接受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的修订版作为他的正典。显然，他对早期正统正典的攻击是导致其后正典正式化的重要因素。除了已引用的教父资料外，所谓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反马吉安派序言以及暂停令残篇都值得关注。两者都谈到了无可争议的四重福音，即教会的传统。我们还可以参考爱任纽的《反异端》一书。3.11.8 居尔比安，他的书信 73:10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3.13，以及其他教父资料，以确认马太福音的候选资格。

我相信你已经听够了，这次我想探讨一些比马太福音如何构成一部文学作品更有趣的话题。现在，我们进入本次讲座的第三个主题，文学问题，也就是文盲问题的第一个方面：马太福音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什么是福音书？福音书这种兼具历史和神学的体裁究竟是什么意思？

出于对福音书中耶稣故事历史真实性的辩护考量，保守的福音派人士有时不愿将福音书视为神学著作。这是对自由派学者的回应，他们倾向于将福音书视为满足教会需求而非传递关于耶稣的可靠传统的虚构文献。这类学者认为，福音书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公元70年后教会面临的处境和争议，而非历史上的耶稣。我们参考书目中FW Bair的评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例子。福音派人士曾正确地回应了Craig Blomberg（1987a）等人为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辩护的观点，但这样做有时会掩盖福音书的神学意义。

另一些人有时会从误导性的时代论观点出发，认为福音书只是讲述历史，而神学则来自新约书信，尤其是保罗书信。然而，这种历史与神学的二分法是错误的；福音书叙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这样做是出于神学原因。根据路加福音的序言，路加进行了仔细的历史研究，以确定口头和书面传统的可靠性，以便提阿非罗在从路加福音的序言推断出福音书时，能够获得关于耶稣的可靠真理。他们的做法似乎是传递耶稣的传统。他们接受这些传统是为了满足听众的属灵需求。

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对选定的传统的神学解释，作者认为这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耶稣的生活和传道期间。

福音书包含神学诠释的历史，这一观点尤为重要。当我们注意到每本福音书的独特重点时，就会明白这一点。约翰福音。这一点在20章30和31节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福音书作者在其中指出，他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事，这些事他没有写出来。但他写下某些事，是为了使他的读者能够相信并得着生命。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福音书作者写作并非仅仅为了通过堆砌历史资料来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他们写作的目的是通过选取耶稣生平中的片段，来满足各自群体的需求，从而培养他们的门徒。因此，即使在今天，福音书的叙述也通过展现耶稣可靠话语的神学意义和存在意义，起到了教导的作用。

来源批判与对观福音书问题。即使粗略阅读福音书也能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最根本的相似之处被称为对观福音书问题。前三本福音书是什么？它们在某些方面如此相似，在其他方面又如此不同。所有福音派人士都相信，这些事情完全是圣灵引导福音书的。作者对路加福音序言的反思将使我们超越幼稚的虔诚主义答案。路加显然知道先前所写的。这包括他福音书的1:1，而这些福音书又基于早期门徒和目击者的流传报告。因此，对对观福音书问题的简要讨论非常重要。

关于对观福音书起源的理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强调每本福音书在文学上的独立性，另一类则认为福音书之间存在某种文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关于文学上的独立性，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古代近东地区盛行口头传承的神圣传统，福音书的出现或许可以用它们各自编辑现成的口头传统来解释，而无需在文学层面上相互借鉴。

这种方法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对观福音书之间的差异。但这种解释似乎不足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对观福音书的一致性，因为有时对观福音书的扩展段落措辞会完全相同。

文学性。相互依存论似乎赢得了大多数学者的青睐。他们坚持认为马太福音在写作时曾参考过马可福音，并认为这种文学上的相互依存性是存在的。然而，这种观点被从现代转向古代，因为正如奥古斯丁在任何一位教父的论述中都坚持的那样，他们认为福音书的正典顺序代表了文学依存的顺序。近代，教父们对马太福音优先性的看法在所谓的格里斯巴赫假说中有所修正，该假说认为市场同时使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虽然有些人仍然坚持马太福音优先，但如今学术界的共识是马可福音优先于马太福音。至于路加福音的创作，他们的福音书独立于马可福音和另一个假设的来源，即Q，据说Q包含了耶稣的语录集。有时，这种观点被称为双来源论，但它已

进一步发展为四来源论，即马可福音，并补充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假设来源M。

就本课程的立场而言，我们强调对马太福音的叙述方法，而不是我们现在将要解释的文献假说方法。

叙述批评。在解决对观福音问题时，任何接近确定性的方法都很有用，再加上资料来源的原子化倾向。批判性研究使一些人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即文学方法，通常被称为叙述批评。叙述批评将每本福音书视为一个整体，并通过将每本福音书的各个部分与整体（而不是与这些所谓的假说资料来源）进行比较来得出关于神学意义的结论。

鲍威尔在其著作《叙事批评》中指出，要像这样解读福音书，“必须了解文本所述的一切。读者知道的，就必须忘掉文本未假设读者知道的一切”，这句话写在了书的第20页。这种方法似乎很恰当，因为福音书被视为神学阐释的历史，旨在启迪基督教群体。人们会认为，福音书在这些群体中发挥着整体性的作用，而不是像其他资料那样，作为先前福音书的补充。现代学者们专注于揭示他们在对观福音书中发现的传统的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方法对于古代基督教群体来说似乎不太可能。

鉴于福音书本身是神学阐释的历史，以及福音书作为圣经的正典功能，叙事批判似乎比来源批判更适合在教会语境下研究福音书。因此，本篇注释将以叙事批判的方式进行研究。所有这些来源批判的问题都会不时地被提及。

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是，文学文献的历史参考通常被忽视，认为与主题无关。然而，在福音派的语境下研究圣经时，必须将文学文献中对历史事件的阐释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马太福音的文学结构。掌握马太福音的结构，对于叙事批判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试图将各个部分清晰地表达出来，构成整本福音书的框架。

尽管一些学者，例如冈德里和哈林顿，对马太福音的提纲感到绝望，但以下方法仍然很常见。请翻阅笔记的下一页，并将我所说的与第四页列出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在马可福音提纲中，马太福音经常按照时间和地理顺序进行分析，这种方法似乎很有效。在分析马可福音时，这种方法通常能产生一种分析结果。分析从马太福音开始，就像马可福音一样，耶稣在加利利的公开事奉，然后前往耶路撒

冷，最后的日子。他的悲伤、背叛、被捕、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及门徒的任命。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对耶稣采取了一种历史传记式的叙述方式，但它完全不符合马修斯独特的交替叙述和论述材料块的模式。

第二种解读马太福音结构的方法是，重点关注4:17和16:21中的短语“从那时起，耶稣开始”。杰克·金斯伯里及其著作，以及大卫·鲍尔对马太福音结构的解读方法都基于此。他们称这句短语出现在4:17的两个关键节点上，紧接着施洗约翰被捕的记载。耶稣的公开事工开始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传道”（16:21，就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之后，马太说，从那时起，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开始告诉他的门徒，他将在那里被杀。所以，很明显，4:17 和 16:21 这两节经文虽然很重要，但这个问题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传记标记，而不是一种文学手段。换句话说，这些是耶稣传记中他生命和事工阶段的关键事件。但这些对马太福音的结构来说都那么重要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与之前的马可福音中强调的时间地理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并没有真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马太如何交替叙述和论述的问题。

因此，这将我们引向第三种立场，也就是整个经文中所持的观点，我们的讲座并没有说，马太早就指出，叙述、话语材料的独特并置，在主要叙述的结尾处用“耶稣讲完之后”这个短语发出信号。

承认马太福音的结构模式并不一定

接受培根的说法，你就会认为马太福音设立了五本耶稣书，这五本书对应了摩西五经中的摩西五经。

基于这种独特形式的提纲可以在你们的补充材料第四页找到，还有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它也可以在后面的补充材料中找到，你们可以在第四页看到它的概要。这似乎清楚地表明，马太福音试图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耶稣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这正是马太福音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马可福音的地方。

如果你将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的任何章节或情节进行比较，你会发现马太福音浓缩了马可福音的叙述细节，但扩展了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中以独特的讲道形式呈现，这些讲道当然出现在第5章到第7章，请注意第4页提纲，第2节B，关于传教的讲道；第3节B，关于比喻的讲道；第4节B，关于天国中人际关系的讲道；第13章B，关于天国中人际关系的讲道；第18章，也就是提纲中的第5节B。最后是橄榄山讲道或耶稣的末世讲道。在26章1节的末世讲道之后，马太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这可能很重要，他在提醒我们注意，这是耶稣最后的公开教

导。在马太福音中，“这一切话”可能让人回想起前四篇讲道，以及第 24 章和第 25 章中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讲道。

所以，请告诉我，看第四页下半部分的提纲，根据短语“耶稣讲完之后”，查找并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似乎是我们需要如何理解马太福音的衔接方式的标志。

第一讲到此结束。我们第一讲B再见。